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二三輯 第十一冊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第一冊）

柯繼紅 著

花木蘭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1 冊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第一冊）

柯 繼 紅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第一冊）
／柯繼紅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8〔民 107〕

序 36+ 目 4+15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第 11 冊）

ISBN 978-986-485-288-8（精裝）

1. 中國詩 2. 詩評

820.91

107001416

ISBN-978-986-485-288-8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 第十一冊

ISBN：978-986-485-288-8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第一冊）

作 者 柯繼紅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3 月

全書字數 449398 字

定 價 第二三輯共 14 冊（精裝）新台幣 2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第一冊）

柯繼紅 著

作者簡介

柯繼紅（1973～）曾用名老柯、明夷生，漢族，湖北紅安人，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學士、文學博士，詩人，長期從事新舊詩研創工作，主要著作有碩士論文《論李賀與吳文英的修辭創作》（2005，北師大）、博士論文《中國詩歌形式研究》（2011，北師大）、新詩集《指尖上的童年》（2009）、普及讀物《換種方式品水滸》（2014）、詩話《辯興》《明夷律話》、書話《辯象》以及學術專著《海南古代詩歌史（明代部份）》（2017）等。

提 要

本書以詩經、楚辭、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詩為背景，從題名 1349 調 30696 首詞中精選出 100 體詞 1209 個句式 76 個句式組合對詞體暨中國詩歌構成規律進行實證研究，這一研究包括兩個維度，一個是縱向的句式、句式組合及宏觀詩體構成三個層面，一個是橫向的「言」（節奏）和「律」（格律）兩個範疇，由此建立起以節奏與格律為核心的中國古典詩歌形式體系。研究共得到以下具體成果：

一、尋求得到包括詩經、楚辭、漢魏晉南北朝詩、唐詩、宋詞在內的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句法節奏及句式構成公例，表示為：

基本句法節奏：【一言節】+ $N \times$ 【二言節】+ 【三言節】

句式構成公例：

一字豆 + $N \times$ （二言節）+ 三字尾（其中：一字豆、三字尾可增減； $N = 0-3$ ）

二、研究得出詞暨中國詩歌句式組合的五大規律：疊配、節配、鄰配、領配、偶奇配；指出五大規律支配了詞體 90% 以上的句式組合構成。其中，節配、鄰配、偶奇配均為重要規律，皆為首次提出；而尤以節配研究最為廣泛深入，由此順序解釋了學界很少注意到的騷體、四六文、一半以上詞體的基本節奏問題；領配研究亦達到前人未至之廣度、深度。

三、總結中國詩歌句系構成的疊配規律；發現中國詩歌句系構成的節配規律，指出 65% 的詞體構成受節配規律支配，楚辭與「四六」皆是節配控制體式的典範。

四、從律句觀念演變澄清一千五百年來模糊的律句概念，推演證明啓功所倡之「竹竿律」為古典詩歌單句格律之最終規律；並以此研究詞體，統計詞體「律句率」達到 91.1%，強有力地證明「詞用平仄律句」理念，給予近代以來王力、啓功、洛地等人倡導之「律詞」以堅實證據。

五、研究得出不同句式在自由組合時的各種細緻格律規律。

六、發現詞體句系格律構成的重要規律「疊式律」；分別驗證了「平平律」「平仄律」對平韻詞、仄韻詞的普遍性，結果表明，寬泛狀態下平韻詞 83% 遵循「平平律」，5% 遵循「仄平律」，12% 遵循「交替律」；仄韻詞 61% 遵循「平仄律」，4.5% 遵循「仄仄律」，11% 遵循「交替律」，4.5% 遵循「特殊交替律」，23% 無明顯規律。並將詩、詞對比，表明中國古典詩歌的宏觀格律控制規律主要即「疊式律」和「交替律」兩種樣式——「交替律」即律詩中「黏對規律」，控制著律詩宏觀格律構成，「疊式律」主要呈現為平韻詞的「平平律」和仄韻詞的「平仄律」，控制著詞體宏觀格律構成。至此，「古典詩歌雙律」體系得以建立。

七、研究發現平仄雜韻詞的各種韻式規律符合王力的大致描述，並發現以溫詞為代表的早期詞體在選用韻式方面具有極度自由的特點。古典詩歌用韻的頂峰狀態得以揭示。

本書不足及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地方：一、取樣過程還顯粗糙（1）「全唐宋金元詞排名」未進行異名合併，僅為初步；（2）「常用百調異名合併」工作未必完全精確。二、各句式組合的格律研究結果略顯分散，不知道是其本無明晰規律還是本文研究方法所致未能找出明晰規律，尚需作進一步研究。三、以本文而言，句式、句式組合、詞體三個層面的「言」和「律」的核心規律皆已大致明瞭，順次研究千餘詞牌，重估詞史，並以此為基礎創作「理想詞譜」乃是當然，可惜本文並未進行這一工作。四、本文研究只涉及平仄律，而避開四聲律，雖為研究側重不同，並時間所限，然實為遺憾。詩歌分、合乃中國詩歌最迷人之話題，「四聲律」與「平仄律」的聯繫與區別牽繫整部中國詩歌的詩、歌分合過程，乃不可逾越之研究範疇，本文雖對其基本區別與聯繫有理論之清晰看法，但涉及各時代詩、歌之具體情況，並語音事實，與音樂事實，尚需作基礎研究勾勒。五、拗句研究可能涉及四聲律，本文未能進行。六、論文寫作過程存在例證不避繁瑣、自撰術語過多、表格闡釋不足、徵引資料稍少等問題，這些地方需要進一步改進。

自序

詩以律動、境界爲上。有境界者自成高格，有律動者自成生命。萬物旋舞於目前，萬聲唱和於耳內，萬象賓至於心中，萬彩紛沓於靈底，是爲律動。

今之知境界者多，知律動者少，高格者殊多，知音者殊少，今之病矣。

孔子三百零五篇，皆絃歌之，嵇生離別遣世，奏廣陵曲，是古之知律者也。

詩無律動，則不足以動人，不足以勸世，不足以爲宇宙黑白，不足以抵生命之大道。生命之道，無非皆律也。高者鏗鉦鏗訇，低者鶯鶯啁語，深者沉鬱頓挫，淺者淺斟低唱，其遠者炎炎，其近者詹詹，其大者雖宇宙而莫能外，其小者雖睇米而能有節，恢恢宏宏，歡歡皇皇，莫不唱和，莫不中道，莫不律動。律動者，生命之大韻也。

先秦舞樂，盛唐詩書，宋詞元曲，皆氣脈流轉，精神煥發，是律動之最涵富最有生命者。

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其律動之謂乎。

知道而未知律動者，是不知道，是未中道，是未見生命。

律動者皆有象，是爲格律。詩有詩律，書有書律，畫有畫律，樂

有樂律，舞有舞律。知格律者，方能爲律動。

有知律者，有中律者。知律者初知道也，中律者正中道也。知律者不足，中律者足。

詩之律動，半在格律。格律以成，律動半成。

有韻之律動，有節之律動，有調之律動。韻之律動者，協韻也；節之律動者，節奏也；調之律動，聲調平仄也。詩歌之律動分合者，押韻、協節、調聲也。協韻而成韻律，生命之以類相和也，協節而成節律，生命之如海潮漲落也，協調以成聲律，生命之如五彩櫛節紛呈也。

中國詩歌，律動繽紛。韻律之美者莫若詩經，聲律之美者莫若唐律，節律之美者莫若宋詞。

詩經之律動者，大抵頌不如雅，雅不如風。涵泳秦風蒹葭、王風黍離、綠衣伐檀、關雎芣苢數篇，聲氣氤氳，氣韻流動，轉折跌宕，一片神行，真有如風行水上，折玉齒而漱於波瀾。非深於律動者，不能爲此。

詩經之韻動煥妙者，莫若周南芣苢，方玉潤評之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秀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譯而自得其妙焉」，非特謂其意境非凡，更在其聲韻平和，律動不朽。

黍離之製，最是沉痛，其律動一如其失國之悲，句首平鋪，次句歎息，中句卻故反詰，仿若喃喃自語不可約束，至末句方作吶喊，便如曠野之中忽起風雨。全詩若思若問，若哽若咽，又複重章疊韻，一唱三歎，於一篇徘徊迷離文字中叫人失其所。

芣苢之律動，令人和悅；蒹葭之律動，令人惆悵；黍離之律動，令人沉痛；伐檀之律動，令人悲憫；桃夭之律動，令人歡快；無衣之律動，令人感奮；七月的律動，有如娓娓道來；東山的律動，好似喃喃自語。

疊字之美者，在先秦則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在漢魏則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竞竞弄機杼」，在六朝則有「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在李唐則有「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滸滸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在宋則有「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在今亦有「我獨自徘徊在悠長 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疊字之美，律動之最簡者。疊字之美而能如許，何況其他。

音樂家之製，律動最富。嵇康有長清、短側，清真有六丑、四犯，白石有暗香、梅令。雖多湮滅無聞，然懸揣其律動曲折處，令人有不勝嚮往之致。王國維於清真多所齷齪，然評其詞「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輾轉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蓋於其詞之律動曲折亦有感佩焉。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十四字如切金擊玉，磋銀錯石，唇舌相接，齒牙紛湊，於一片繁音促響之中點染境界，律動之清絕，真乃公孫大娘舞劍手也。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律動縱橫。

無境界故不能成詩，有境界而無律動者亦不能成詩也。西洲曲，春江花月夜，雨巷，皆律動宏富者，學詩者宜先從此類入。

節律繁複者，大致詩不如詞，詞不如自由詩。然自由詩最難做，非是無律動也，是律動最繁複最自由最明轉天然而無跡可尋也。

採蓮曲之「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於韻律之外別生一種律趣，在詩歌中最是難得。

長短句之律動優美，故以詞為大成。然詩經之黍離、伐檀，早兆其端。北朝之「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三四相銜，偶奇錯和，律動尤其橫放傑出。

韻式不同，律動各異。一韻到底者和諧，換韻者搖曳。句句韻者

纏綿，隔句韻者中和。轉韻者流動，抱韻者顧盼，交韻者頓挫，插韻者靈妙。復韻元者益氣濃烈，聯章韻者澹蕩多情。尾韻者深遠而含蘊，頭韻者最宜先聲奪人。

詩若無韻，律動無根，必得有韻，方始和諧，方始變化，方始頓挫，方始搖曳，方始一唱三歎，方始婉愜多姿。有韻者則氣息生矣，血脈生矣，生機生矣，則頓起，則熱烈、則浪漫，則高興，則氣韻流佈生命於是乎如江河開濬，波浪自湧，生生不息矣。無韻者，則生氣委頓，難與言詩也。

律動無方者，節奏也。節奏變化者，難言也。其中若有易言者，其惟詩詞節律者乎。漢語詩詞，演化緩慢，節律取簡，聲律取繁。漢語詩詞節律之最衷衷定於長短句，其古典詩歌之幸者乎。

律動其難言也。樂律已其難言，詩之格律更其難言。蓋格律尚動，既備格律，復含樂律，非獨樂之五音、八律、宮調、頓挫、旋律、節奏，即言之四聲、平仄、五音、輕重，并陰陽清濁、長短章句、韻式變化，亦須皆加注意焉。易安尚言「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其此之謂乎。

句式不同，律動亦異。三言者短促有力，四言者鏗鏘頓住，五言者平和有致，六言者耿介廉直，七言者聲舒而味永，八言者調疏而語遲，九言者纏綿搖曳而語致多姿，此其粗者也。至其律動之精者，白日依山盡不同於人閒桂花落，秦時明月漢時關不同於昔人已乘黃鶴去，桃紅復看宿雨不同於古道西風瘦馬，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不同於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蓋四聲靡勒，陰陽開闔，唇齒會至，諸種影響亦與有力焉，非神明精淨不能入其微也。

三言最古，律動短勁，漢賦最喜用之，詞作之中，六州歌頭、滿江紅，如張孝祥、岳飛諸作，用之最美，取其清壯也。然長吉有詩云：「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感傷流連，語低聲慢，獨臻婉妙，真製音妙手也。

律動之如長江大河，濤濤不絕，故非一體一構之律式所能拘束。又如春草蔓生，生生不息，故非一韻一調之律式所能節制。然不由一體一構之律式，不從一韻一調之節制，亦難以達於濤濤不絕之律動，合於生生不息之氣韻也。

明律動者，謂之知音。凡知音，必吟、唱、誦、讀、歌、賦、吟、嘯，合於口耳而默然於心，而後於胸中自然洞徹諸種律式，押韻、協節、調聲燦燦然如無隱者，庶幾可謂之知音，庶幾則可以製律。

氣質不同，律動自異。以唐音而言，王摩詰詩律動清亮，孟襄陽詩律動溫和，高適夫詩律動蒼邁，岑嘉州詩律動倔奇；太白詩律動豪放，少陵詩律動沉鬱，樂天詩律動流蕩，微之詩律動親切；韓退之詩律動遒勁，柳子厚詩律動清綺，劉夢得詩律動粗獷，孟東野詩律動澀苦；李長吉詩律動詭譎，賈閬仙詩律動簡古，杜紫薇詩律動俊朗，李義山詩律動蘊藉。以詞而論，則有飛卿詞律動幽麗，後主詞律動纏綿；同叔詞律動雍容，耆卿詞律動平暢；東坡詞律動清曠，小山詞律動輕敏；清真詞律動溫婉，少游詞律動潤澤；易安詞律動纖細，希真詞律動閒適；蘆川詞律動嗚咽，于湖詞律動飛揚；稼軒詞律動雄豪，龍川詞律動嘹遠；龍州詞律動歡快；放翁詞律動韻秀；白石詞律動清空，夢窗詞律動密實；玉田詞律動乾淨，草窗詞律動綿渺。

時代不同，律動亦不同。大抵而言，詩經律動秀美，漢賦律動雄放，駢文律動嚴整，詩詞律動和雅。即以詩詞論，唐詩律動嚴、整、威、武，宋詞律動要、眇、宜、修，詩莊而詞媚，在律動亦有然。

詩莊而詞媚，何也？詩主齊言，威武嚴整，詞勝長短句，錯落搖曳，節律不同，律動自異，此其一也；詩多平韻到底，和諧穩稱，詞勝平仄轉韻，和聲搖曳，韻律不一，律動亦異，此其二也；詩用黏對，語調中庸，詞多疊式，語調纏綿，聲律不同，律動亦異，此其三也；詩初勝在漢末，豪婉並舉，詞初勝在花間，婉約當紅，典則不同，傳承自異，此其四也；詩盛在魏唐，傳歌者男女並美，詞勝在北宋，傳歌者大為女流，風氣已成，積習難轉，此其五也。以此觀之，則詩莊

而詞媚，曰歷史則尚有以，曰體制則多不然，曰律動則尚有以，曰境界則大不然。即以歷史論，早期太白歌辭，雲瑤雜曲，莊媚並舉，並無偏廢，惜宋人多未見之也，至坡公出，號令天下，雄曲遂入詞壇，一新詞人耳目，坡公亦自謂別是一家，然即今觀之，此中頗多誤會，亦堪惆悵也。王靜安言「詞之爲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以律動觀之則有以，以境界視之則不必然，今之作者宜當仔細辨析。

詞中領字，宜用去聲。一字之領，提起全篇律動精神。

格律有品。前後協韻，進退有序，聲調初會，此爲下品。韻氣徐徐，進退中節，聲調抑揚，此爲中品，韻氣洋洋，節律頓挫，聲調飛動，此爲上品。韻氣流動，如水布春田，節奏紛沓，如鼓點擊玉，聲調和鳴，如百鳥朝鳳，斯可爲妙品；韻氣貫注，如春臨萬物而欣欣，節奏飛騰，如萬馬奔騰而濤濤，聲調悠遠，如佛說莊嚴而殤殤，斯可爲神品矣。

格律之品，從於口，驗於耳，而成於心。大抵律動通達者越下品，律動悠揚者越中品，律動悠遠者居上品，橫豎爛漫者爲妙品，玄寂無聲者爲神品。律動初成，尙不足以言品也。

驗之於人，則太白、少陵、摩詰、江寧，庶幾可謂律動神品者乎？東坡、稼軒、清真、白石，庶幾可謂律動妙品者乎。

質之於詩，則芣苢、蒹葭、短歌、龜壽，赤勒、採蓮、西洲、春江，輞川、從軍、蜀道、將敬，登高、秋興、楓橋、錦瑟，八聲甘州、大江東去、水調歌頭、滿江紅怒，北朝之木蘭辭、黛玉之葬花調、樂天之長恨歌、長吉之蘇小小，余光中之鄉愁、戴望舒之雨巷、徐志摩之再別康橋、劉大白之教我如何不想她，庶幾可謂律動神品代表者乎？黍離、伐檀、鹿鳴、子衿，詠懷、十九首、飲酒、歸園，後主之虞美人相見歡、耆卿之雨霖鈴望海潮，小山之夢後樓臺彩袖殷勤、易安之紅藕香殘尋尋覓覓，清真之風老雛鶯並刀如水、馮溫之西風愁起小山重疊，稼軒之東風夜放枕簟溪堂醉裏挑燈、放翁之訴衷情卜算子

釵頭鳳，同叔之一曲新詞少游之霧失樓臺、白石之二十四橋夢窗之箭徑酸風，庶幾可謂律動妙品代表者乎。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此言和也。知和者，可與言律動矣。

天下但有大唱，不待其言而自成律，天下但有大和，不待其音而自律動。

小唱則小和，中唱則中和，大唱則大和。小唱則入調，中唱則中道，大唱則入和。大唱大和者，神品也。

小唱小和者，格調也，中唱中和者，氣韻也，大唱大和者，神韻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無此胸襟氣度者，無足以與言大和。

律動有八格，曰縱橫，曰頓挫，曰悠揚，曰爛漫，曰婉妙，曰清澈，曰簡致，曰流美。縱橫如笳鼓悲鳴，頓挫如戰鼓嚴整，悠揚如古寺鐘聲，爛漫如山野鳥啼，婉妙如笙簫聲默，清澈如田園笛聲，簡致如木魚瑩瑩，流美如河水量量。以文章視之，則莊子國策故縱橫之國手也，楊馬鮑庾故頓挫之領袖也，屈騷楚辭故悠揚之大師也，陶潛東坡故爛漫之鼃頭也，至於律動婉妙，宜推宋明小品，格律清澈，則惟山水諸作，律動簡致，首推論老儒林，格律流美，則八家諸作皆足以當之。

律動非以八格爲限，八格者，別其高下、徐疾、長短、婉直也。八格之內，亦以比對爲宜，孤澗獨流，不足以分眾水之制，單泉只湖，無足以別萬水之體。八格之外，則或分、或合、或損、或益，孽滋繁衍，亦須多加措意焉。

文章之律動縱橫者，吾國則吾最愛莊周之說魚、說劍、說連葬、說任公子垂釣；次則國策之蘇秦說齊、顏觸說士、莊辛說楚、太子質齊；次則枚乘之說濤、子長之說樂、子雲之說武、太沖之說吳；次則

宋玉之說風、賈誼之過秦、鮑照之賦蕪城、庾信之哀江南；次則唐宋以下諸家，如龍門之歌滕閣、樊川之歌阿房、韓子之說進學、東坡之賦赤壁、子由之書太尉、中郎之傳文長；頓及當代，亦有梁任公之頌少年中國、周豫才之紀劉和珍君。豫才尤爲大才，其祝福、吶喊自序、頌雪、頌大歡喜、頌頹敗線諸篇，並皆律動縱橫，入神之作也。他國則吾最愛古埃及之亡靈書、古巴比倫之吉爾伽美什、古希臘之荷馬史詩、古希伯來之創世紀、約伯記，古羅馬之論崇高，近世尼采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惠特曼之草葉集自由之歌。西方小說中亦多有律動縱橫之片段，如巴爾扎克的伏脫冷的世故的雄辯，薩特的默爾索的存在主義的吶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依留莎的血淚的控訴，伊凡的犀利的質疑，雨果的巴黎聖母院的壯麗的晨曦，巴黎上空的恢弘的鐘聲。較之吾國喜用短句，它國之文動輒數十百千言長句，雖節度之精準或有不及，然其浩浩湯湯橫無際涯之律動，則多超中國一般文章。

豫才《紀念劉和珍君》云：「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難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爲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雪》之頌云：「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爲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吶喊·祝福》云：「我在蒙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

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吶喊自序》云：「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野草·復仇》云：「鮮紅的熱血，就循著那後面，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裏奔流，散出溫熱。於是各以這溫熱互相蠱惑，煽動，牽引，拼命希求偎倚，接吻，擁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但倘若用一柄尖銳的利刃，只一擊，穿透這桃紅色的，菲薄的皮膚，將見那鮮紅的熱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其次，則給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而其自身，則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頹敗線的顫動》云：「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頭上只有高天，並無一個蟲鳥飛過。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於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發抖；害苦，委屈，帶累，於是痙攣；殺，於是平靜……又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儘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數篇文字，其節度如斧戈交接不暇長短，其氣象如蒸雲騰霧不辨牛馬，其情緒如山崩地裂不可遏抑，其氣勢如長川奔流不擇涇渭，真律動縱橫，入神之作也，方之子雲老莊無氣餒也。

律動之縱橫者，大唱大和也，生命之大極致、大歡樂也，必有高遠之思想、雄深之視野、濃烈之情感、嫺熟之技術，加以長久之積累醞釀，瞬間之靈感湧現，六者缺一而不能為縱橫也。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無此胸襟氣度者，無足以言縱橫。

律動悠揚者，莫過於九歌。試取湘君湘夫人，於風和日麗之日，明窗亮幾之旁平心而誦之，但覺其聲調雍和而氣息圓潤，節度舒緩而

韻度從容，恍若如聞鐘聲度入夕林，又若如聞晚禱散在田野，真有天女散花而悠揚不盡之感也。

律動之簡致者，最是難得。論語、春秋、世說、儒林，往往有之。如論語之記子頌川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過散淡幾字，讀之卻有一種廖遠無盡之意。論語之記子評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賢哉回也」，韻致簡短而意味深長，尺幅之中自有一股一唱三歎之勢。孔子世家載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一問一歎之間，如使人聞驚雷，聽棒喝。又如世說新語載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淒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又載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儒林外史記黃梅時節，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又記遊雨花臺絕頂，望著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著山頭下去了。如此種種，皆簡致而搖曳之章，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之篇也。

越人歌云：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桂殿秋云：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簾輕衾各自寒。兩詞皆境界婉妙，律動清澈。吳越風流，雖經兩千年，而未稍改變也。

吳越風流，百年之後，尙得而聞歟？

童子解吟長恨歌，胡兒能唱琵琶曲，何哉，律動流美也。律動流美者雖雅而能動人也；律動流美者雖俗而能傳世也；律動流美者雖短而能令人感興也；律動流美者雖長而能令人不厭也。日朝之地多聽白樂天歌，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其率由此乎。

淵明飲酒詩序云：「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兩篇文字，皆長短不由，聲韻不度，然如飲者在船，明月蕭疏，篙白刺水，居然不醉，深得律動爛漫之真諦。

格律有精有粗，若其粗者，人人得而聞與，若其精者，雖知音亦有所不足。

漢語古典詩歌格律，若其粗者，十六字可以盡之矣，曰一長一短，一曲一直，四聲相配，前後相和。一長一短者，節奏也；一曲一直者，平仄也；四聲相配者，平上去入也；前後相和者，句尾韻也。

愛情之美，美在初見，如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美在相思，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美在熱戀，如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美在齷齪，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美在怨怒，如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美在阻截，如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美相相誓，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美在和諧，如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美在不期而遇，如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